

## § 墮落與悲哀

高爾吉亞在海上共商時說他是代表神殿，其實他沒有說真話。

西元前 408 年，高爾吉亞在第 93 屆奧林匹亞運動會上發表演說，呼籲雅典和斯巴達團結起來對付波斯。

雅典與斯巴達真正的敵人是波斯，高爾吉亞是真正的有識之士。

沒想到奔走多年，竟然變成雅典與斯巴達雙方主戰派的眼中釘。

當然，波斯也要除之而後快，高爾吉亞成了喪家之犬。

最後，高爾吉亞憑著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波斯王子，願意為波斯服務。

唾面自乾，只求金錢與美女。

城邦正義、民主、價值，成了口頭禪、煙霧彈，成了後世所謂的政論名嘴，只為了苟活於亂世。

四人會議後，高爾吉亞心事重重地往市集走去。

根據情報，色諾分的打鐵舖是斯巴達的基地之一，該找他喝杯酒解悶。

經過瓶畫作坊，安媞西亞正低下身子給瓶畫上色，高爾吉亞無意中窺見一座高聳的乳峰，不由得暗吞口水。

到了鐵舖，色諾分虎體熊腰 正揮動著鐵鎚鑄劍，發出鏗鏘有力的聲音，高爾吉亞停下腳步駐足傾聽。

「嘿！進來坐、喝杯酒，我這裡有全希俄斯島最好的劍。您面生得很，來遊玩還是找朋友？」色諾芬停了下來招呼高爾吉亞。

高爾吉亞：「都是，來找恩諾皮德斯商討一些事情。」

「真巧，我跟恩諾皮德斯算是很好的朋友。」招待高爾吉亞到內室。

恩諾皮德斯與斯巴達的情報頭子有交情，這裡面會是甚麼故事？

色諾分：

「雅典橫徵暴虐，完全不顧盟友的死活！聽說恩諾皮德斯代表希俄斯，為居民請命，真了不起！」

高爾吉亞：

「是啊，如果雅典與斯巴達各退一步，看看如何能讓自家老百姓過好日子，天下太平，有何不好！」

色諾分：

「您是支持哪一方？恩諾皮德斯還是德謨克利特？」

高爾吉亞：

「我代表神殿，保持中立，希望雙方和平相處。」

色諾分：

「聽說恩諾皮德斯支持希獨，我覺得不可行，您看法如何？」

高爾吉亞聽了覺得好笑，不就是你鼓動的嗎。

「這雅典也未免太霸道了，我覺得希俄斯的獨立運動應該多找其他城邦聯合成功的機會會大些。這隔壁瓶畫作坊的女子您認識嗎？」

高爾吉亞說了很多支持希獨的話，也暗示希望色諾分服務一下，他相信色諾分再不懂就不夠格當情報頭目了。

一場戲，雙方都演足癮了。

「喔！安媞西亞，熟人、好鄰居。要不我邀她過來喝一杯。」

安媞西亞平時就覬覦著色諾分，也不見得他殷勤過，今天難得他請自己過來喝酒，自是非常歡喜。

進了鐵鋪內室，看到高爾吉亞，不由得一愣。不就是剛才那猛盯著自己看的色老頭嗎，這色諾分在玩甚麼把戲。

「這位是高爾吉亞，神殿特使。這位是安媞西亞。兩位認識一下！」

安媞西亞本以為色諾分開竅了，還特別打扮一番，小露酥胸，這下倒便宜了這個糟老頭，心中冷笑。

於是走到高爾吉亞跟前作揖，潔白豐滿的酥胸一覽無餘。

「特使好！」這鶯聲燕語聽得高爾吉亞骨頭都酥了。

「唉叻，不敢當！」高爾吉亞趕緊扶起安媞西亞，一觸摸到這女子戲柔滑嫩的肌膚，一不留神，褲檔下的 xx 爭氣地挺了起來。

趕緊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我有點醉了，可以到裡面小睡一下嗎？」

「我扶您過去！」安媞西亞就想報復一下色諾分，就扶高爾吉亞到客房臥室，一不小心雙雙跌到床上。

「你弄痛我了，輕點…」安媞西亞故意大聲嚷嚷。

有必要弄出這麼大的動靜嗎，色諾分也大聲回應：

「你們好好休息，我還得工作賺錢養家呢，這打鐵聲音就是大一點，希望不會吵到你們。」